

时代叢書院之師范建圖書館

記印書卷

日華在間媒網

林 克 多 著

上海雜誌公司發行



大時代叢書

日本近事的開拓綱

林克多著

大時代叢書
在本日的確謬不·有所權版

著作人 林 克 多

主編人 金 則 人

發行人 張 靜 蘭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漢口二交鋪路六十二號
上海三陽路三三四號
廣州一德民北路二三九號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月初三發行額四〇〇〇本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漢口再版 四〇〇〇本

賣價一角五分

大時代叢書刊行緣起

時代的巨輪不停地在轉動，人們隨着巨輪的旋轉而活躍。但是輪轉有時緩慢，有時迅速。前人們的活躍也就有時鬆弛，有時緊張。如今是輪轉迅急的時候，人們必須以極大的努力和輪轉取着合致的步調，追逐時代而前進。

這顯然是一個大時代。大時代課給我們中國人的任務是抗拒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侵略，爭取民族的解放，確保世界的和平，發揚人間的正義。眼前中國民族是在大時代的面前受着無情的考驗，看它是願意生存，還是願意死亡。

這一重大而繁難的任務落在每個中國人的肩上了，誰也無法逃避。但是我們應該說年老的人已經精力竭，年幼的人尚還幼稚無能力能負擔這任務的，

無疑是我們青年人，至少要担负極大的一部分。

抗戰的怒火早已燃遍全國，整個民族即將掃數動員了，這正是青年人發揮潛能和威力的時候。

我們知道許多青年看見抗戰烽火的高高舉起，個個磨着拳擦着掌，要在這千載一時的機遇中洩一洩胸中的積鬱，試一試男兒的身手，為民族效點勞，為國家爭光，尤其當我前線將卒空中勇士奮不顧身冒死殺敵的捷報頻傳來的時候，這些人簡直被興奮得遍身血管幾乎漲裂，被感動得胸中好似萬馬奔騰。他們的熱情實在壓制不住了。

然而抗戰雖說是壯烈偉大的行動，但却不是一時感情的衝動，更不是單憑氣力的衝動，它好像精工製造一大建築物，也好像琢磨鏤刻的一件藝術品，它需要人們的大胆，也需要人們的細心。有計劃有組織的分工合作，由這裏匯成民族

威力的巨流，纔能衝破敵人的侵略，纔是抗戰勝利的保證。

爲了這，我們以守在思想文化的崗位上，提供青年戰士們以精神的武器作爲我們對抗戰的效勞。我們編的這套大時代叢書，自然是以抗戰爲中心的。它裏面有相當詳盡的理論分析，有後方實際工作的方案，有一般的軍事常識，有戰時青年生活的指導。總之，舉凡全面抗戰的各部門，我們都提綱挈領地搜羅概括，以深入淺出的文字，提供給青年朋友們，不使在救亡工作中有知識的缺陷。我們是很想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大衆化些，但是大衆化的著作實在不容易得很，我們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仍恐不能深入最廣大的最下層的民衆中去，這就祇好希望具有文化程度的青年朋友們利用這一武器融會貫通，作爲教育大衆的工具了。

編者一六，一〇，一。

日本在華的間諜網

目 錄

一 日本間諜和情報的一般工作	一
二 日本在華間諜的主腦人物	八
三 日本在華間諜的組織及工作綱要	十五
四 日本在華間諜網約分佈	十九
五 日本在華間諜的人選及其工作方式	二十五
六 山西日本間諜機關的工作綱要	三十
七 鄭州日本間諜陰謀的真相	三六

- 八 日本間諜在華南的活動 四一
九 日本在華間諜的工作報告 四五
十 在華的白俄間諜網 五三
十一 如何和日本間諜鬥爭 五九

日本在華的間諜網

一 日本間諜和情報的一般工作

在日本政治生活的小部範圍中，間諜和偵探工作，佔有特別的地位。上海密勸民謫司員說：「日本為實現奪取亞洲大陸起見，故預先準備軍事偵探，政治和經濟的情報的工作。」

在日本社會中，間諜網的分佈，也非常普遍。政治警察的觸鬚，深入於全國各階層的人士。一切的生活範圍——勞動、風俗及文化——都要遵從警察的管理。監視和管理的組織，縱橫全中國，在小學校中，教育兒童們說：凡是你們認為可以懷

疑的一切事件，即使牽涉到你們的父母，你們都應該向警察報告。日本國民教育機關經常給兒童們以間諜和密報工作的訓練。

日本的統治階級在人民中特別教養一種仇視外國人的心理。住居日本的每一個外國僑民的一舉一動，很快就會被日本警察所知道。

英國康洛埃教授(Prof. Conroy)在他所著的《日本的威脅》一書中說，在東京一個警察分署中，甚至公開地貼着一道通告：「偵察福爾勃斯(Forbs)，」然而福爾勃斯是美國前任駐日的公使。康洛埃在同一書中，引出東京警察廳的一段佈告，其中有「警察當局願意接受人民的秘密報告。」康洛埃教授分析這個佈告說：「這是日本要建立全國人民的間諜、密報及警察監視的組織。」

日本的間諜和偵探活動，已超越出其帝國領土之外。日本帝國主義的間諜和偵探的中心對象是中國、美國、蘇聯和英國。在這些國家中，日本間諜和偵探的

活動，是裝飾着各種各樣的身份——或是外交官，或是理髮匠，或是公使館武官，或是小商人，或是僧侶，或是攝影師等等——而活動的。日本的間諜和偵探網，差不多遍佈於全世界各國。即使跟日本帝國主義相距很遼遠的地方，對牠沒有直接的軍事和政治意義的國家，例如伊蘭、阿富汗、土耳其、希臘，以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，都有日本間諜和偵探的活動。

日本國外的間諜和偵探的指導，是集中於陸軍省參謀本部。參謀本部第二課就指導、調節及組織所有的間諜和偵探的工作。（海軍間諜的工作，是集中於海軍省參謀本部，海軍偵探的活動，完全脫離陸軍省參謀本部而獨立的。）這種機關的職能，不僅限於軍事偵探的工作，同時牠又要盡政治與經濟的間諜勤務。在某些國家中，日本間諜為進行諜報上的牽制作用，所以又訓練特種的幹部人員，作更精密的偵探工作。

在參謀本部的組織上，設立有最高的軍事情探機關，其下有各種情報、偵諜、諭報、本部的情探機關和兩處駐軍，關東駐軍、滿洲駐軍各參謀本部都設有偵探機關，總稱「特務機關」。除此之外，尚有公使館的情報機關、軍事委員會、警察團等，也都在協助進行相諜和偵探的工作。在參謀本部之下，更有各種「國民的」和「愛國的」組織，以及類似的情報、協助三機械的情報機關，有這些組織，是用特別系統的愛國主義作綱領的，但事實上就是秘密的情報機關。因為在某種情形中，日本正式的情諜機關不能公開活動的時候，這些「愛國的」團體，就代替相諜而執行偵探和諭報的工作。

這些「真正的日本的愛國志士」，在參謀本部指導之下，在國外進行間諜和偵諜的工作，大約有數千人。參謀本部為要準備間諜、偵探、刺客及搗亂分子，每年要耗費極大的金錢。為了訓練這種幹部人員，日本設有專門學校和訓練班。一

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度，日本對於間諜組織的預算，是一三·八一四·〇〇○圓。

在與日本軍部有聯繫的輔助的間諜機關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的韓國人黑龍會。這個組織，成立於一九〇一年，是一個極端排外的愛國的團體，其首領頭目滿是世界史上最著名的偵探。黑龍會會主張奪取滿洲和俄國的遠東地區。在日俄戰爭時期，黑龍會會盡過極大的作用，牠秉承參謀本部的指令，派遣黨徒到俄國後方，進行間諜、侦探和各種破壞的工作。據卡爾·哈爾茨坦曉得，這組織對國內的間諜和破壞工作，曾經費去一萬二千萬金圓。

我們可以舉出一件事實，證明日本間諜工作的神通廣大：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，日軍總司令部對於俄國總司令部的所有重要的決議，都是完全知道

的。例如五月三十一日，俄國總司令部決定要在滿洲瓦房口（譯音）開始軍事行動，但是這個消息，東京方面在六月一日就知道了。俄軍這個軍事行動，還是俄國軍機大臣古洛柏脫金（Gulobatzin）和沙皇之間利用秘密電碼來商議決定的，可是這個秘密電碼，却被日本間諜盜竊去了。於是日本軍隊對於俄國軍隊的行動，就早有了準備。

現在日本國外間諜的中心工作，除在歐戰以及已往戰爭時代的那些間諜所應有的條件——如對敵國的搗亂，有目標的宣傳，軍事情報，及經濟的破壞等——之外，充任間諜工作的，必需是熱狂的愛國主義者，任何冒險都不懼怕，他們不僅是單獨的活動，並且是一種亡命的急進的團體活動。日本帝國主義者為開展間諜和情報的工作，盡力把間諜和偵探散佈於海洋上面，這是一種新的間諜術。在日本漁船上，有海軍省無線電的收發員；在太平洋上飄泊的海船，都有海

軍省的間諜人員。凡是日本政府所想要知道的一切事情，船上的漁夫和挑夫，都替政府設法考查和偵探出來。甚至於美國海軍的演習，也有日本的運貨船很客氣的陪伴着。美國國會議員達伊蒙特（Daimond）說道：「日本對於阿拉斯加州的海岸線和阿留申羣島的情形，完全同我們一樣熟悉，或者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多些。」

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外間諜和偵探的活動，依照他們平日的熱狂的愛國心，運用最新式的間諜術，更加助長了少壯軍人的侵略野心。五六年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積極，這些間諜和偵探，確實盡了極大的作用。

二 日本在華間諜的主腦人物

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間諜網，遍佈於各大都市中，牠們或用公開的方式，或用秘密的活動，刺探我國軍事、經濟及政治等等的情報。担任此種任務的日本偵探，至少有數千人。然而指導及組織這種工作的，不過是幾個著名的日本浪人而已。

在我國進行間諜、破壞及挑撥內亂的日本的著名的間諜中，當首推頭山滿。雖然現時黑龍會在日本的影響，已大大地減弱了，但是頭山滿至今在軍事法西斯的恐怖集團中，還是一個極有威權的人物。日本報紙稱頭山滿為「幕後的獨裁者」。法國右派的文獻（Le Document）雜誌（一九三六年四月號）對於頭山滿的一生事業，有過這樣的估計：「頭山滿的一生，都是一連串的空前未有

的冒險事業

頭山滿有很多全世界聞名的門徒，例如前首相犬養毅（犬養毅被人暗殺，也是出於他的命令），平詔男爵（現任樞密院議長），前首相廣田宏毅，前外務大臣有田，現在駐德大使武者小路，前駐莫斯科大使太田，一手造成「偽滿」的土肥原將軍，以及其他外交官和朝野軍人數百名都是由黑龍會出身，或和頭山滿有特殊關係的。他向日本政府領取大筆金錢，來進行他自己的活動。他在日本曾推倒了首相，以便任命自己的人物，在日本國內的許多暗殺事件，都是他發動。他在中國和印度挑撥種種內亂和紛擾。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東京事變中，也可以看出這個惡魔操縱的痕跡。

物入職主的課問華在本目

在日本報紙上曾經揭露過中國政府的某些要人，和頭山滿有相當的關係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，《新新聞》寫道：「頭山滿注意中日關係的現